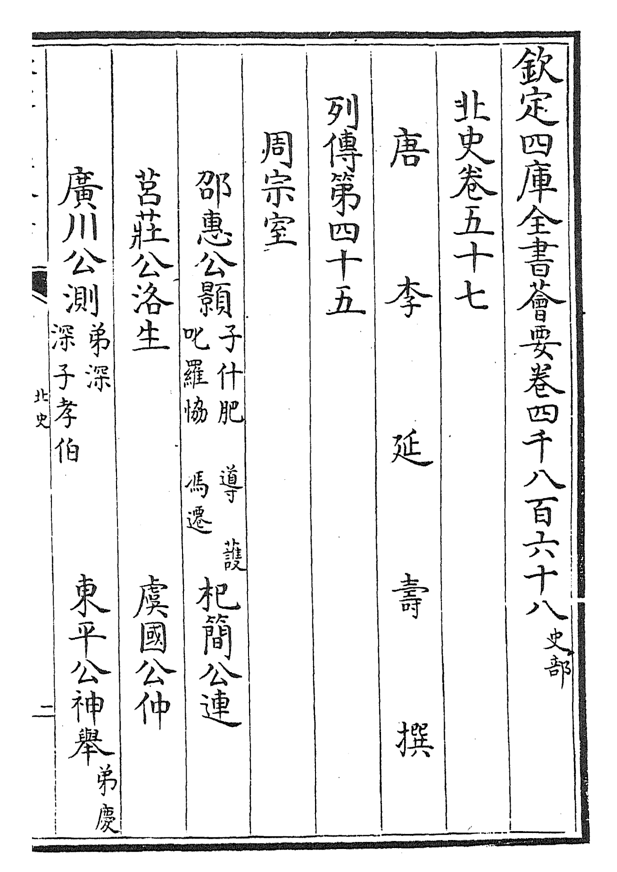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八 史部

北史卷五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杞簡公連 叱羅協 馮遷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胄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

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為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擒

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

深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徳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

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殁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

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
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
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
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
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
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温
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
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内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巳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悦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

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

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
萬戸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
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
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説帝言護不
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
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過其謀後帝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
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

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
密謀滋甚遂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
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
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
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
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
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
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

昵近羣小踈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

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

皇帝别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没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

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
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邮差安哀暮
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徹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
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
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兎汝身屬蛇
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
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

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别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内經停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姫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

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撿

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

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

繼之以血分懷寃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寃與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慟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寛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

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
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
保年以十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
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纒心府天長喪亂
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
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
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
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

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
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
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
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
彼朝不絶母子之恩亦賜許奉荅不期今日得通家問
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
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
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

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

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迴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

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

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皁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

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恊司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恊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恊為書侍御史泰向潼關恊為監軍泰死恊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恊歷事二京詳練

故事又深自勉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恊隨軍還文帝知恊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為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恊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李直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恊護遂徵恊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恊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悦以為得恊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

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恊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恊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巳每提獎之恊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恊年老許其致仕而恊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恊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為護府司録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閲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録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

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還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胲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

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尒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

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賔為穆公後賔字乾瑞尋
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
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於代保定初追贈太傅
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
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
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
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

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
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
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
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
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仕魏位
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
疑齊神武詔測諧文帝密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

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

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

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竝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

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

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悦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筞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

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
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
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
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
性沉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
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
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

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歴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

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内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

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
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
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宫寢疾驛召孝
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
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
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
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

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
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
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
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
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
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
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
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

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官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疏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

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曽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觔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

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竝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

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

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欵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

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賫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内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

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遇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

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歳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

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蒻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録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

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静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静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皛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宫内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内伺察六宫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宫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懼不敢見協因奏皛壯不可久在宫

旐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
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衞梁楚其踈屬則有凡蔣
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豳孝公之
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莪莪焉
足以轥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
文后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
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

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内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竝

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

邵惠公顥傳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瓌周書作孤

導傳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綱周書作繩

廣傳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周書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歿

護傳以次執送護第○第監本訛弟今改正

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先是二字監本注闕今從周書增入

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網監本訛綱今改從周書

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武監本訛成今改從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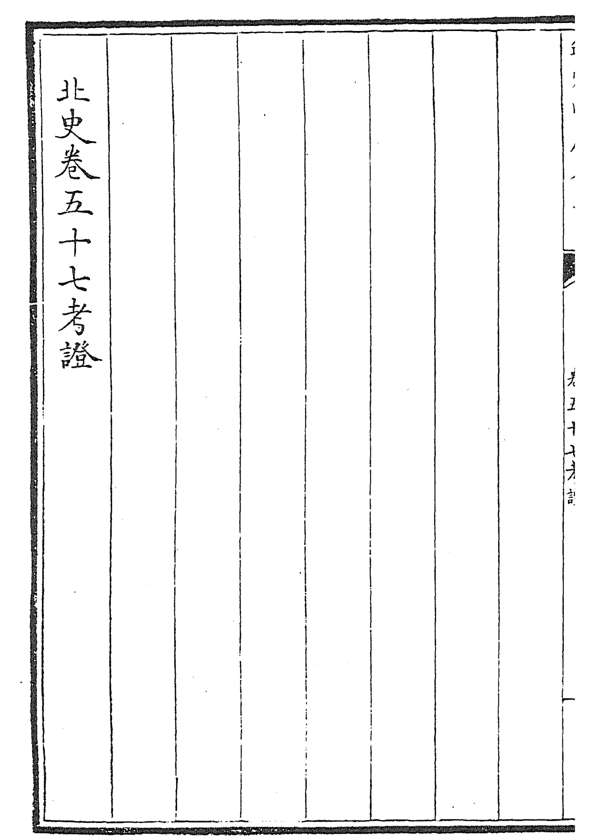
杷簡公連傳子元寶○元周書作光

亮傳胲明坐亮誅○胲周書作子蓋謂亮之子名明也今作胲明應係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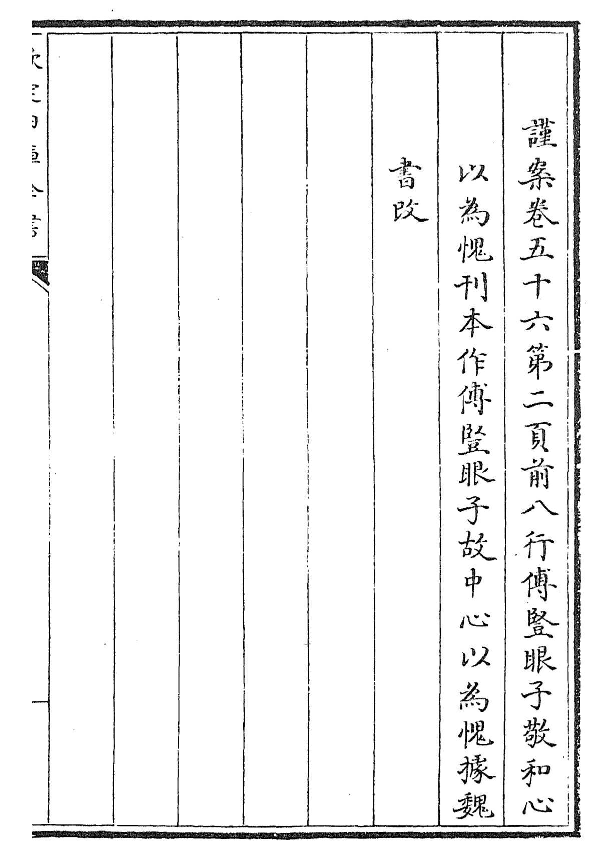
深傳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子疑大字之訛然下卷李賢傳亦云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

屠各則當時官名固有子都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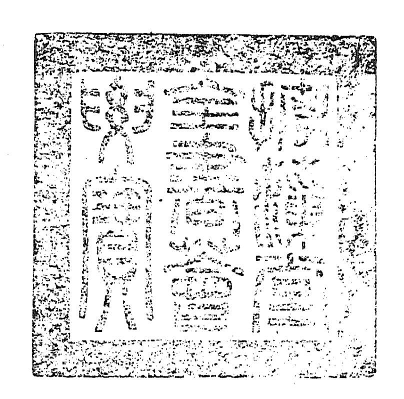
孝伯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家疑應作宰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



謹案卷五十六第二頁前八行傅竪眼子敬和心以為愧刊本作傅竪眼子故中心以為愧據魏書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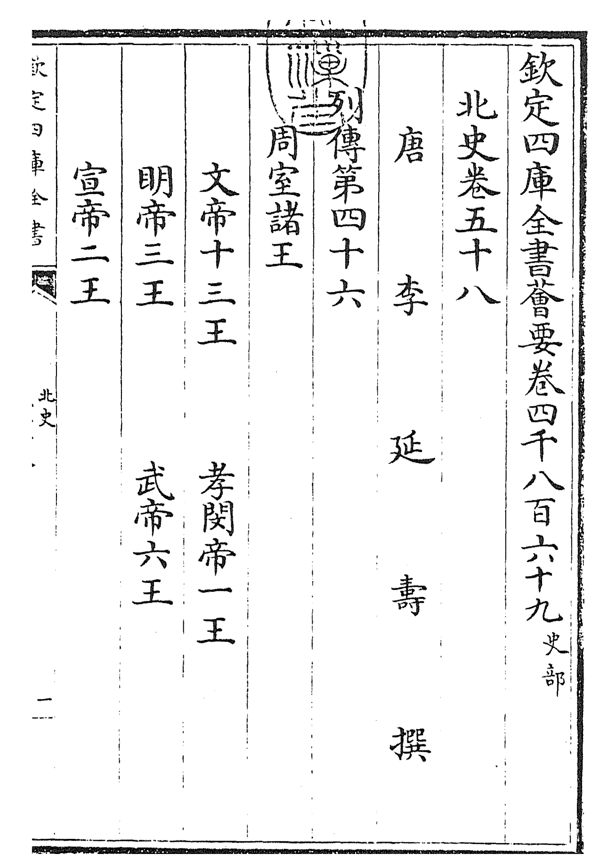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九 史部

北史卷五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直達步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太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太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慍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帝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

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宫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為庶人因諸宫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

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

者當歸爾凡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
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
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
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
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
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為齊
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

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

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

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内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隷屬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

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刋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

拾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
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
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
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啟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
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
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
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

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賛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

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叚暢至橋憲隔水問

暢姓名暢曰領軍叚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巳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以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髙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

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
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
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
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賔為大將
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
陣為士卒先齊人間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
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
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

集齊舊將偏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内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

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来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帝

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
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
憲無以為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
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
三年上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
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
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賓貢
乾禧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

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為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

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勲封河間郡王賓字乾禮中壩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頴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没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洺

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

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為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為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惲嗣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

迎皇后歷秦陜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户為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户為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帝所

害國除

代㬥王達字庋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襃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然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

於此三年進為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為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為王大定中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

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户為滕國逌出就國三年朝京師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録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宫生酆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荆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兊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兊荆王元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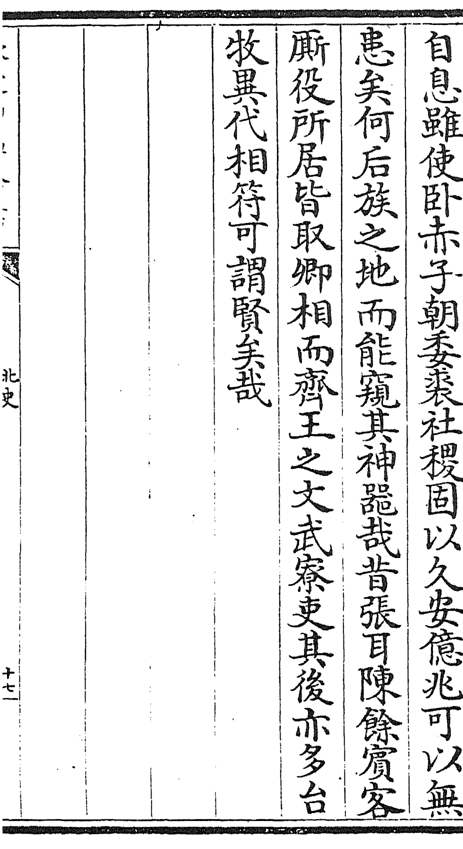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衎及術並大象二年封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歴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

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温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

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
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
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
海内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
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
内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
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
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

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鄉士於當年從侯服於郡國號為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玆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



為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儻偉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賔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北史卷五十八

北史卷五十八考證

衛剌王直傳因諸宮中○周書作因於別宮

齊煬王憲傳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後從上隴周書作從獵隴上又駮監本訛駁今從上文憲獨收駮者改正

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遣監本訛追今改從周書

史臣論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玹下之業○干監本訛

工今從周書改正

北史卷五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七十 史部

北史卷五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穆子渾

梁禦 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

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為舊齒素為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衆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至平涼周文帝至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

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録舊勲以洛配享文帝廟庭
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寳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
家焉貴少有節槩尒朱榮以為别將從討元顥有功賜
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闗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
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
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脩
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

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為公梁公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為左軍

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
六官建為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
遷大冡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戸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
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勲每懷怏怏與信
謀殺護為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
介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為長史普泰初為大行
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

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擁關中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悦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為公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

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两山屠各殁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領

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尒朱光擊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悦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悦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為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

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三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

祿不利居宫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宫因賜賢妻吴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廵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廵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

衣一襲及被褥並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疋金裝鞌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

羌渾歛迹五年宕昌寇邉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慴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没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

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

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畧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宫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惟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

郡公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太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宫正周

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隋文帝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懐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寛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

等襲其威略爭來内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没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宫中及長襲爵廣

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儛弦管開皇初
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
集弘聖宫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
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
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
敏歌舞大悦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
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
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

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
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豳金華岐數州刺史多
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内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
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
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
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
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復
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

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鬭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

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劒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
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
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
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
別將及尒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
望除為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
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
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

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勲授都督
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
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
進爵平陽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
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領授河東
郡守遠敦奬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
曽未朞月百姓懐之周文降書勞問徴為侍中遷太子
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

寇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

備無不精鋭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為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徳矣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乗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絲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

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劒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頼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冦周孝

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
已為相府司録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
泄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
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
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
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
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
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

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並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

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為敦煌郡公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為淅州刺史尋為兄植合坐死以王壻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人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

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

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為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

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為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姪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

玉璧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
江陵以功别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
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
同三司以賢子為平高郡守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
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
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
踐阼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
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

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
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柰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
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
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即
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
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
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
遷太保尋出為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

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
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
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
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迥
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
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
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並上十三環
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迴子誼為朔州刺史

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别封子雄為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戸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

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内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

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遺命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冊文祭以大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遊處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

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荆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筠忽恍嘗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譖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絶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迥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尉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悦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

年追改穆封為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

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袄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王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内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

營子弟嚮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並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

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傑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傑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即出迎周文傑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封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

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

睿

睿字持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

復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

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

禪徵為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冦

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

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

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

又命高阿那瓌達奚甚等以盛兵攻利州閻睿將至甚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夐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甚自午及申破之甚奔歸於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甚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甚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劒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

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户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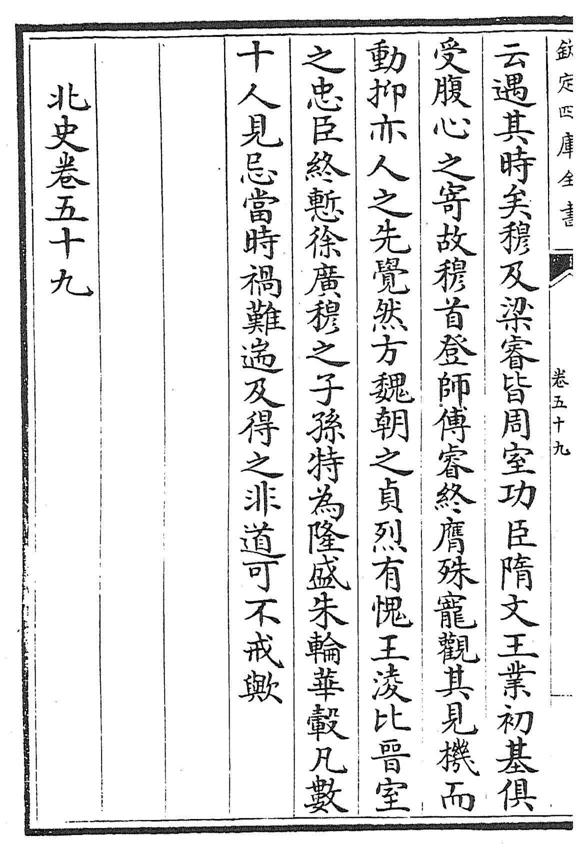
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狎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人夷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踹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晧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

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龔終當相屈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强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荅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

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
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數百人上令有司
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
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
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為戴公
命以洋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
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

人絶覬覦之望度徳而處覇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
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
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横忠勇奮
發頻摧勍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
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
聲彰出内位髙望重光國榮家跗蕚連暉聯枝繁衍冠
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欝為西京盛族雖金
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内則功臣

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
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
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
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
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
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殺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
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為不幸梁禦豫
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



云遇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淩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北史卷五十九

北史卷五十九考證

李敏傳數與金才善衡等○下文敏弟穆穆子渾字金才又穆傳內有善衡乃渾之兄子也

遠傳本州之榮乃私事爾○爾監本訛尒今改正

穆傳仁壽初筠忽愢嗇遺兄子善衡賊之○隋書穆長子惇惇子筠其叔父渾忿其怯嗇陰遣兄子善衡賊之

渾傳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奉隋書作俸

北史卷五十九考證